





進近思錄表



臣采



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

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采實

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

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

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

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

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

傳集之精粹迥濂洛關陝之淵源披其訓辭名



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  
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局闢  
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  
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首在  
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  
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  
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祇欲  
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之尚儒

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遠邁於  
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  
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  
時加省閱即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閒固將  
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  
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  
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願以螢爝之微仰裨日  
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贖於法言四三五  
七六經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



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千冒宸嚴臣無任戰汗  
屏營之至采臣實惶實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 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

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  
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  
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  
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  
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  
造崇儒務學遙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  
原考台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  
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



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  
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  
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  
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  
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  
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  
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

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  
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  
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紉  
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  
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榘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子字公晦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博實字茂叔避厚陵潘郎名改博願世為道州營

道人營道縣出郭二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

宮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

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

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

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

論道用力  
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  
處已  
五

論克己  
六卷論家道  
治人  
八卷論治體九  
七卷論出處義利



論政事十一卷論教與夫所以辨異端三十

學十二卷論警戒

卷觀聖賢卷十四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

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

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

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

焉則其宗廟之羨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

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

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

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

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

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

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

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

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



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  
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

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  
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凡五十一條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

極屋棟之九極易  
每定體改強名曰  
品法可式行彙  
類

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  
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  
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  
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  
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  
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  
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  
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而別有一  
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  
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  
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  
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



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大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所謂大極者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大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矢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大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內一大極而已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

朱子曰大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統

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可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勤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大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

神深者虛者神  
曰太極者神  
神漢八澹靜貌  
澹泊恬靜無為  
貌







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  
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  
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  
之王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  
衆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  
物生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  
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公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  
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

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皆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

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

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

又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本注云聖人之道此也

而主靜  
本注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



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  
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  
之後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  
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  
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  
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  
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  
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  
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  
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  
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知而言中正  
何也愚謂以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  
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一越陰陽  
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

忍刻之類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  
易尤重中正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  
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  
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  
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  
道之所立以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  
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  
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  
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網紀造化流行古



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引以結證一圖之義

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

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樂善惡者動之微為之有即太極也

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性為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為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  
 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  
 之達道文集下同○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  
 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



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  
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  
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  
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乾卦彖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

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

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

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

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

文義者仁之裁判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

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

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

思通貫周統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

三者方成

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

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

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無間可容息也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

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

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



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

生於下矣一氣無類消亦無類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日而成

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

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

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

陽二氣誦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

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

耳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

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

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

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非知道者孰能識也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

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

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

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

道者然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

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



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亘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草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

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

人性本善自暴者弗戾而

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

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

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

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草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為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

○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并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也序者禮之本和也序者禮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公處**遺書下同



○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  
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  
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  
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  
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

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  
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

之意也以下皆發明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

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  
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

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  
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

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修明之謂  
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

日對越在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天者也

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  
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

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  
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

終日對越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在天者也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

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  
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

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形而上為  
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



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見說

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

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

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但得

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不繫猶不拘也言人

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

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

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

氣已不貫皆不屬已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

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

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

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

疾痛痲痺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

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

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

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眾乃聖人之

于

可以得仁之體

說見論語博施濟眾乃聖人之

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

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

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

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

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

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

理因其為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稟

雜揀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注云右稷之克岐克

必滅若敖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

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大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

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

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

人曰性也○此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

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

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

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

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兩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適生理



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幹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

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軀殼也惻傷怛也

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痲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

如刀割著亦痛針刺著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

之未有一元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發

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

則失其所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

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血精粗本末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

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

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朱楊

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翟兼愛故雖

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揚墨各守一

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

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立不能

隨持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

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

然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

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

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

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

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

上韋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



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與以夫子之大  
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  
善而箴諷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  
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

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  
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  
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

也○未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  
不欺是著力去處故曰其次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

而未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  
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不可

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事物物之如百尺之  
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

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

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形言此理流行於氣

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



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

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所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

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濶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

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

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如復卦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

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月日即

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

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

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

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

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

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  
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  
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  
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  
示人欲使必流而迴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

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

三歲得之未晚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

訓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

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

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者天

理之明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

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

物欲所蔽痒痲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

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

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

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

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

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

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  
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



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

伊川說得盡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

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

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

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

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

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

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

譬如水

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流或行於東或行於

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

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

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具

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

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



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

之生道也此言生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

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

橫渠先生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

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

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正蒙下同○块然盛大氣益之義块然太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

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

為風兩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

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

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大地

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也陰陽循環經也

○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為物



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體事謂事事是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

無一物而非仁也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

側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矣昊天曰明及爾

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

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往王

通○詩大推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且亦

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

息之所由理無往而不往

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

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

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遊散者消而就

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

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

如之何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



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  
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  
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  
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  
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

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

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情者心之用

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入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

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

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

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

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人也







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務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備

於文辭之陋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

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

獨好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伊川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也聖人生知學者學而和之及其知之則一

也一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為聖為賢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

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

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

之前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此言形生之後應事

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欲本乎已也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

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性動

則為情然情交于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反是枯槁謂拘繫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於學也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

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誠養應上文養其往涵養之切與知行並進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

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

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文因

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事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



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  
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  
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  
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  
化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

膺背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曾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

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而與聖人一矣



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

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

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

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

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

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性也無將事

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

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

何間乎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

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

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

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

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

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

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夫天地之常

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定也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易曰良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

而順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

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

應物之為累哉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

焉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

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

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

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

內而非外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

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

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

也然其喜怒哀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

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

天理之正者豈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

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



恣則公觀  
理則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  
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  
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  
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  
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  
土曰陶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  
本非得已也蓋耒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  
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  
不以多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  
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

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

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後人徒志於為文而  
不足以明理則非徒

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  
免統於邪偽及害於道矣

來書所謂欲使後人

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

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

汲君子學以為己苟求  
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  
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表裏無一毫之不實釋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  
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  
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剝故曰進業  
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  
無忘其所能進德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  
修業只是一事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樂所謂始條理者  
知之事也後至其善之地也來知至善之地而  
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  
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習者知之至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

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  
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  
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  
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

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  
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  
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敬義既立其德盛  
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

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

故曰不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

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  
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

已无妄不宜有徃徃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

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徃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

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徃徃乃過也過則妄也故

曰不利有攸徃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

蓄成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此則蓄德日大蓋

非徒多聞之為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

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

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

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

貞吉悔亡憧憧徃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

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

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



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  
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火身初為拇二為腓三

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

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有所

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

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

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

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

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

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

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取四為感

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

虛則能感一人之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

應其理亦一也

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

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

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

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以感  
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  
朋類亦惟朋類  
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  
也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  
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  
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  
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行相  
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  
人動則不知所如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  
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說見論語繹往

來納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以善  
驛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

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善有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

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為善之意如此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

悶乃所謂君子也經說下同○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

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愠焉蓋自及於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

欲見知於人也說見論語為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為人也

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己之實用故

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

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誑善日

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

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

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  
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  
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



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元方

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槽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覲足

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

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

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

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

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

心只是為偽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

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首飾之間乃天

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

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

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務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

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

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

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



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

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

為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

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

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惻切至

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

有序故學者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

子本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

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

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

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

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



本有然必內反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具夫  
仁之全體實為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  
後博求我理以封植之則生理  
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

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  
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

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  
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  
志識固不可

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  
而墜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  
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  
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

益而又  
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處  
非獨講辨

之功薰陶漸染得  
於觀感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

脚須得心不開闊則規模使陋而安於  
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

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處  
困則歷變多而慮

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  
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按程子又曰魯子之學誠篤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貧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注云時

作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

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

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

道讀史又却發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首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

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明

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

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

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

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

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

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



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  
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

為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

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以為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以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鎮密恭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  
厚然後立趨向而  
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  
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  
義防乎外二者相  
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  
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  
為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考而衰

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  
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

閱時久而  
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志氣  
之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立志之不大  
不剛則義理

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  
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重則外物輕  
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私  
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  
謀利之心則是有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  
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  
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  
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孫思邈

老

雲時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

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著意強為非真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己者切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

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

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

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

○以上皆切己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

之事也說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

並見論語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查

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

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已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

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

久亦自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主健主動故進德脩業

皆進為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

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

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

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己德成己

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

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熱故曰仁



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注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為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躡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字元凱作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備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今之學者徃徃以游夏

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揔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

在此言便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祿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求命常人資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乎發

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忠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慈其極至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仁者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

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餘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為公則

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

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

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



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

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

己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

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

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

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

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

己也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

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

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



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

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

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

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

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術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齊齋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

子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教習中所蘊自成文耳

據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

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

為詞章也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豈詞章之文也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倫禮樂之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

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



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

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

為志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

事也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又問義莫是

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

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中義者吾心之裁制之宜也故有在

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

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

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

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

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

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發彼專

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

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

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且如欲為孝不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

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

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

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

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

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看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

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

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

則可與權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

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

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  
其終至於喪己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為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或自止則昏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統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日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

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外書下同○知以靜而明行以

靜為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教而不弘則隘陋

說見前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學莫大於知性真知

性之本善則知之大本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

者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

高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其所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

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學學不已自有其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

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心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搞不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



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

發得太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遠欲坐忘絕念

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

又道恰好着工夫也鍛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

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着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

學之功卻欠故道恰好着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

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

怕人執着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忘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

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

以入神和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

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功致  
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  
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  
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  
也知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萬物本無非善

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質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

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與氣

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資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循天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

學至於是則查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若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

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

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

聞措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

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

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孟子謂

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

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

於應事接物之間自

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母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



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  
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  
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  
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同  
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  
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  
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反天

高遠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習則崇

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  
焉所以效地也習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  
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埋行乎兩間也○或  
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  
曰性者我所得於天處道義是眾人共由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

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後之蔽及其見理也明

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習謂術之智疾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



所養宵百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  
君子無性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

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

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

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

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故天地

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故天地之氣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

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

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

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

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

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

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

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

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

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

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

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

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

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

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

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

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



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大君者吾父  
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  
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  
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  
子輔佐大君網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  
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  
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  
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也賢者才德過於  
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是皆以天地  
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

吾兄弟之無  
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  
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  
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  
也又曰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周極宏  
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  
親  
切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  
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  
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  
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知化  
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  
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  
繼人之志善述  
入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  
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



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惡旨酒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朱子曰

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穎者不弛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類者廣矣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

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備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

**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



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

仁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

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

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

達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

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

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

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楊中立問曰西

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蕪愛何如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

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揚時字中立

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

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

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感於兼愛則泛然並

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

疎並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

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

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

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

母與天地自是有个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

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

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

各自有理一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

殊在其中矣

之罪兼愛而無義一則其蔽也為己之私勝

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

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

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

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

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

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且彼欲

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惟大公之用因龜山

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其



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  
理與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  
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  
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  
理之等差耳  
非二端也

又作破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

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感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

非心也過動非誠之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言之過者非其

終

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  
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  
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  
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  
發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  
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  
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

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誣出於心

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

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  
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  
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  
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  
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



累其身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頌左書砭愚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頌曰西銘砭愚曰東

銘頌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知訂頌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尊重以自持尊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

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原重為本苟

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尊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

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客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貴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

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故此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

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

大寐之得醒耳范育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

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講治

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

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



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動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

定必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

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

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

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

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以見者亦寔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

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

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

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

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

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每日須求多

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

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讀

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

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



句訓詁之末編書者必求其肯歸不徒務博洽  
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  
進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  
外馳德性日墮問學日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  
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

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  
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

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  
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  
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

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

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  
習俗之累又有所

據依而  
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

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  
渠

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  
大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

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

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恥於下問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

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

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

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

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

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

存狹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

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

嘗實用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未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

處己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

補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

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



身由之只是俗事

人有妨礙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

日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

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

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已而為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

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于道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

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

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然

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不知反約

窮源故浮淺而無實嘿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

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若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

終必流於邪譎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

正無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

有人不

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

無所不說

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

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

只言短長不能及躬者也

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志小則易

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



文獻通考卷之二

自是日始戰而無降而





